

二十

粵雅堂林取書

潞水客談

陶菴夢憶

雙龍宮藏書

趙水喜樓

國學編目

談畿輔水利者漢唐無論雄霸之間東西兩淀則宋何承矩始之脩溝洫卽以限戎馬意深矣京東沿海一帶則元虞文靖明左忠毅皆嘗建論舉行而徐岡卿潞水客談尤詳核切實余旣讀明史本傳亟求其書不可得後得之吳中藏書家係鈔本精要畧載本傳然此更暢

耳

憲廟時曾修畿內水利設四局京東京西京東南京西南怡賢親王總其成高安相國爲之輔簡用才俊爲屬文安陳子翹先生時爲翰林學士以本職爲營田觀察

使經理三載得田七千餘頃 賢王薨逝繼任無人事

遂中止然畿輔閒尙有羹魚飯稻之鄉其遺澤也子翮

先生著河渠志並錄其奏稿移牒大意與罔卿互發明

者多餘嘗妄意欲考訂畿輔水利撰爲一書經之以巨

川 如滏陽漳沱清河白溝 緯之以支流 如滹洛徐 廣之

以淀泊 北之淀泊卽南之湖如東 繼之以水泉 如雞距

也終之以沿海 如天津靜海 大約經流可用者少故滄

陽桑乾用於上流而不用於下流支流則爲闡壩用之

淀泊則爲圍圩用之水泉則載之高地分釀用之沿海

則築堰建閘蓄清禦鹹用之至各書所載多云招江南
之農佃愚謂淀泊沿海則東南之法而附近西山水泉
之鄉開渠分流則一倣西北非西北之農人不可也余
因亟鈔是編與子勳先生河渠志並藏他日拙著若成
將擬爲貂尾之續並貽同好有心斯事者或不致河漢
其言耶永清後學朱雲錦書後時道光元年中秋後一

日

泚方各言書卷二

潞水客談

貴溪徐貞明著

徐子徵入諫垣首疏西北水利事水衡當事者迂其言
置不省徐子乃撫膺歎曰當今經國之計孰有大且急
於西北水利者乎惟槩而言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
之則事駭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盍先之於畿輔畿
輔水利皆可行也盍先之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
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
皆可行也盍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

事狹而人信又恐其難於遙度也則又裹糧屬二三解
事者走永平瀕海近山之境相度而經畧之既得其水
土之宜疆理之詳始信其事之必可行而猶冀其言之
獲售也欲再疏以請草具將上適以他事免官卒不獲
一試客有問徐子者曰余聞天下事諫官皆得言之今
天子銳意化理卽水利報罷豈無他事可言者而顧鯁
鯁焉惟冀此議之再行且謂今日之計無大於此者何
歟徐子曰客亦聞古聖賢之治天下乎禹功茂矣而濬
澮距川乃其盡力而終身者騶孟談王道惟是田里樹

畜厥惟先務客何於水利而易視之余請爲客悉其說
天雨暘在天而時其宣洩用以待旱潦者人也西北之
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一
歲之豐收夫豐歲豈可常恃哉此其宜急者一也神京
北峙而財賦全仰於東南之漕謀國者鑒勝國之遺事
懷杞人之隱憂夫中人之治家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
可安土而無饑乃國家據全勝之勢居上游以控六合
而顧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長久萬全計哉
今者早運而久積之儲蓄信有賴矣然運早而收之不

及其熟有涸損之患久積而發之恆過其期有紅腐之
憂其宜急者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
竭矣而國之大計亦未能暫紓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
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始則改折
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旨可下東南民力庶幾再甦其
利三也昔禹播九河入於海而溝洫尤其盡力固以利
民亦以分殺支流使不助河爲虐也周定王後溝洫漸
廢而河患遂日甚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涇渭漆沮汾
泌伊洛灋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

時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於是曠野橫流盡入諸川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其勢旣盛則其性愈悍急而難治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汎濫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資水成田而河流亦殺河患可弭矣其利四也古之建國分土者必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而晉之邀齊欲使盡東其畝以便戎車是則井田溝洫旣以闢土而宜民亦以設險而禦侮也今則西北平原千里寇騎長驅無有阻隔若使溝洫盡舉豈

有此患而且田閒各植榆棗桑粟既可資民用亦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五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蓋惟四民農必土著可以縻其身家惟土曠而民游則輕去其鄉而易於爲亂誠使西北水利興則人皆可安土何至有流賊之患其利六也東南生齒日繁每人浮於地乃西北蓬蒿之野常患疾耕而不能徧蘇子所謂聚則爭於不足之地散則棄於有餘之鄉其不均每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使脩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

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
減北之賦省而繇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而賦增則
北繇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
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於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
轉徙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兌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卽
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轉輸不勞
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然亦不
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墾之爲患彼旣墾而
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之利哉兵之悍壯者恥於負

鋤而其羸弱者又怯於荷戈驅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簡之爲兵則心安而力奮也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富家以爲佃客者何限募而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脩水利以舉屯田其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軍則春秋遞往疲於奔命又不得已而有按籍句補解檄方登逃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旣脩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穀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軍之苦可以停句補之煩其利十

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切憂之而莫肯任其議將以難遺後人而後之難將有甚於今者世有勇於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裁且弛之則饑寒者孰恤昔范文正以兩府祿入尙能廣義田以廩族人以四海之富而不能使天潢皆獲安飽在聖天子展親睦族之仁必不忍其至此誠卽西北曠土擇人所棄者官爲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彼既有田以開其治生之端復知田不再授則

皆及其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閒以歲食之餘漸墾田擴產以爲長子孫之計則其才智者固可以致富卽庸拙者亦可以服田力穡其與坐食多饒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嘗欲倣井田之遺意授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強之兼井欲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閒之地脩舉水利倣古井田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昔養民之政可以漸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自爲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者民與地適

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爭習繁靡以梗化而敗俗其爭少而習樸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裒多益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俗尙自美其利十有四也客曰信如子言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徐子曰京東者輔郡而薊又重鎮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興水利尤易易也予所屬一二解事者蓋徧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